孤樹裒談

孤樹裒談卷之九

孝宗上 弘治紀元

○孝宗在青宮仁孝恭儉令聞已浹四海未嘗去體又絕酒肉每朝退苦坐于靈幄側哀毀之餘不釋卷籍所覽其四種書分作日課務在記憶研覈旨意義有未得即召問儒臣法吏四籍即孝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律也御膳日用三羊八雞

孝宗初即位詔減羊一雞一 野記

○國初太廟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禮畢神主當升祔而祧一代詔集廷臣議之者多以自德祖而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乃為百世不迁之祖倪文毅公岳曰此國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祀先公以

天子之礼其意盖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

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

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

詔從之　野記

○內監虫蟻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議放省之

以臧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廩放即害物欲殺恐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為疑

孝宗因但絶其食令自斃可也 餘冬稿

○今上嗣位縣丞徐瑱上疏請理

皇姚甕折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疏下內閣疑 旨万刘皆不欲行只言請 上自處內臣將本去了謂姑不准行只請于

上示寬嚴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諭三日詢之本在

御前了語二公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来關所以不行將何以对令酒請出擬行於是內臣持本来擬了擬法司看了來說刘曰法司便要拿人且着礼部吉凶礼文煩擾不暇万即依刘擬礼部覆本請拘万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万家寔与祐之通好惧甚私謂予曰我与万家多不往来予安慰之曰此事只宜寬処若與大獄株連牽

引豈　先帝之意哉刘若曰盛德之言也少湏覃太監等将
礼部覆本来議擬旨万曰如何刘曰
先帝存日覃搖首不然久之目予曰尹先生如何説予徐應之
曰宫闈往事朕承
皇太后洎母后宣諭明白凭每説的都是外面流議难凴訪究
姑從軽処之者覃曰好々指予曰还是你　予即他頋佯不
聞刘則面発赤而忌心愈切　　瑣綴録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楼占喻其孫姪孩嫂地基僅一間其孫
發誓志忍氣旦夕焚香稽首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
忽大雷　風雨移其楼空其地以帰孫發至暁人視之不失
尺寸神矣哉此可為欺孤弱貪者之戒　　同上

○倪文毅公顔躬廣額美如冠玉腹大十圍躰有四乳儀观表
揭百僚為宗伯定庙祀為家宰公正刚方雀倖不敢干未久

而卒耆壽充朝野初厥考文僖公在翰林奉命祀北岳其配

夫人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吾知汝无子見汝夫齋祀之

誠今以此子乞汝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乃寤果得文毅因

以岳名之　野記

○黎大樸世居岳之華容性耿介負合重倫尚節痛違衆以

嚴廟祀兄嫂卒其孤名猷民及女皆幼育為巳子山東副使

董国器妻死而董使遠未返大樸展省至臨清使携其柩以

歸太常卿孟　亨卒家貧不能斂大樸倡諸鄉宦官舍賻俾

襄葬事鄉吏鄧禄寓銀数十兩後禄死遂蔵所寓物十年後

其子長乃还之居官儉朴不受私餽常患風俗侈自裁損婚

葬宴飲稍示節度尋視以為惻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私帑

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後官至礼部尚書　懷麓堂稿

○國朝親王受封未之國者當出閣讀書自永樂以来必擇翰

林官二員輪日講讀造之國日遂改陞長史以從故預者多不悅富德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欝欝不樂未幾越國絕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郕府講讀官東里公欲奉侍郎儀銘恐銘見慽乃以故人侍讀楊翥同奉後郕王嗣位銘等皆從右起官至宮保尚書人之升沉固自有定人之所能為哉天順初德秀等王當出閣

英廟諭李文達公慎選講讀官文達以親王四位用官八員翰林去半矣乃覆對翰林官少請於新進士內選人物俊偉語音正當李問優長者授以檢討之職分任講讀時得雷霖劉誠并允遜遂為定例此文達變通有方處置得宜後來官翰林者固宜知所自也弘治初進士十人被選為親王講讀官相率詣吏部照例九年考滿別悅時冢宰耿好問斥之曰你每都要做大官乖對曰大官亦是進士做好問詈曰小畜生

輕薄秉亦以老畜生復之譁然相訐好問怒叅奏為首者革
職余皆降調外任好問奢望益損未幾捐部議亦昰怒旨取
耳視文達之變通其有媿矣幷叅從後降調者以次取用
○弘治間因劉吉嗾言官奉劾諸司
上知內閣与言官交通之弊言官犯法不少假借御史李興巡
按陝西用刑嚴酷捶死人命數多為儀賓所奏論死廷鞫時
劉吉欲暗邀人心密囑工部賈俊解之後居官廉慎与吉俱
保定府人素為吉所重故附之廷鞫畢奏覆
上令處決九卿承吉風旨連章論救又會東宋救於壽寧侯張
鸞得免死充軍因　勅都察院御史出巡务遵憲綱有故犯
者必罪不宥又御史彭程巡視光祿寺上言成化間濫費太
多今後如旧節省浮費
上怒其揚　先帝之过下論以大不敬斬罪已押赴市曹處決

什克寛一時言路清肅无敢肆意妄言及所人主使李幼人
者巡按亦不敢恃勢欺凌三司一時憲体為之平正 癸辛雜記
○弘治初刘吉用事威権隆赫无敢少忤其意者独諭德張昇
上章極言吉奸邪蔽主之状且言其能駕馭臺諫所其指使
害人吉諷六科十三道交章劾昇陰沮言路謫南京工部員
外郎吉初報復言官論已悉加貶竄而言官甘為鷹犬不愧
昇江西人中状元後至礼部尚書為刘珝所逐遂致仕 同上
○刘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内閣濬博斈而不能約持公而失於
偏嘗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考覈天
下諸司吏部以黜陟聞濬所擬上旨皆用所著大斈衍義補中
語有曰人才难得書貴得実人貴改过留用数人恕多咲之
者溥論有所異同濬輙怒拧冠于案執愈坚未久卒昔朱子
説大斈是為斈的間架看大斈章句了只須看經傳文之經

傳也不用自有一部大李在胸中所謂博而能約正如此也書云德无常師主善爲師善无常主協于克一亦此意蓋心修脩須要格物窮理然非必一一而格之但真積力久一旦自然到个豁然處可以泛應曲當而无不得其宜矣真徳秀乃以事類衍大李爲一定之法其見已差至於丘濬補衍益詳九天下政事古今沿革无不備載其意此書一出可以尋類攷案處斷天下之事如刑名家引用律條之意无一毫不可折衷而用其中矣殊不知天下之事變无窮而理亦无窮大李教人欲明一心之徳以應万事非欲事事立法而不本於一心之活法也況有治人无治法気数之不齊世道之升降而事有不能必尽善者哉且綸綍之音貴於簡要果真知其官过小才可惜但曰以備用而已豈可如文士瑣言碎語以褻嚴之体哉　同上

○弘治初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指斥万安又連及刘吉至於南京科道保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万安刘吉言尤激切巡河御史姜洪專劾刘吉并李東陽謝廷等吉深御之及王恕召至不得入閣而刘吉代万安專政内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從中沮之恕荐羅明丘舜吉以為私故旧票旨云尔边方用時中官將琮等守備南京許奏給事中方向等刘吉執前劾已报貶謫殆尽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南京教場典軍数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才蹬刘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恕執奏紘昺奏命典軍不宜調吉票旨云周紘張昺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挟制人已從寛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与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為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罪反貴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吉不听必欲調外任因不知外鉄

票旨張昺調南京通政司知事周紘調南京光禄署丞後姜
洪巡按湖廣令布政司抄案轉行漕運都御史奏紘湖廣稅
粮事紘奏洪犯分刑科給事中陳璚等駁論紘恕已不明十
三道御史論紘剛愎吉票旨俱云姑以事于大体令礼部会
議調洪知縣其果於报怨類此恕奏薦户科給事中陳寿為
大理寺丞言諷御史論寿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禄少卿恕又
薦太僕寺少卿白思明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
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然不明言
為吉所沮但屢疏辨明求退吉票旨云不必深辨人皆知恕
為吉所媢嫉畏其威権不敢言如魏璋等為其鷹犬者皆得
京美官御史湯鼐差印馬赴内閣会勑適新政之初鼐言公
等輔國政必未得尽善万安曰我輩極力贊相裡面不從鼐
退即上章劾安等不當以裡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内閣深啣

之及安罷刘吉當國適寿州知州刘槩考滿來京發寿州人
与槩往槩議論時政槩嘗遺書与舜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陷
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于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
去盖人騎牛背正我　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
首抗疏論時政為弾之第一義耶附內閣者發其事發槩下
獄鍛以受槩餽遺誹謗朝政發衛充軍槩比擬造妖言者律
罪至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无一人敢為槩申白者独王恕
上言槩之書詞固為狂妄其夢有无亦未可知原其心不过
与人為善之意初无惑衆乱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使槩
因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戓吉票旨云刘槩造妖言引
踰非類法司比擬未為不當你如何這等来說且監着後覓
發充軍吉雖沮抑恕然以懷恩在不敢加害及恩死丘濬
附吉假刘文太建言命焼毀大司馬王公傳恕不自安求去

始准致仕　同上

○孝宗欲封張后弟伯爵以吉不從言必不封王周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由是上惡其專推令自陳同事者票旨極其褒美上皆塗之止留不允所辭四字發出及再陳遂准致仕當時好事者以為吉前票旨王恕辨本曰不必深辨令吉自陳本曰不允所辭正四字對也相傳以為美談蓋刺吉嫉害六卿雖未至如徐有貞石亨之狠毒而弄權扶詐蔽上行私排抑忠賢亦自求所死者也　同上

○孔侍郎公鏞平生以忠信自厲事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声績表然言信行達真謂蠻貊行之知田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蒞任纔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而設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

朝廷恩威賊自解耳皆难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伺死乎衆曰即尔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耳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壯公咲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為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絡而已門隨後閉賊遮馬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尔峒寨有所言不當道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頗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逝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皆裸人於樹者称望見公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峒獠露刃出迎旁刃夾稚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庐中頓賊曰我乃尔父母官可以座來尔等來参見賊取榻置于中公座呼衆前衆不覔相顧而進渠酋問公為誰公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

凍餒聚此苟面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絶汝我今奉　朝廷命以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我從我宣署宥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谷帛賚汝爾後毋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公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餓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為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庁設床蓐公徐寢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止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什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巾裾諸生鼠奔去公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陷

城夫争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処分兵益疑拒公咲語賊尓
并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搞汝賊少卻城開公入復閉門公
命取谷帛從城上投与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記野
○弘治庚戌占城國王古来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叛將
而助之虐奪臣國援之以冒　天朝之封臣援命无地賴
先皇帝大恩以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嶺海察事机
合衆議以丹印畀之臣文告安南数其不能恤鄰之義抑其
奸萌道之逆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
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与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黄金器飾
若干事異香番物若干奮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公受之公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絶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公又懇辭曰臣不依仗臺憲之長

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
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知公志堅許之命貯禮部俾公使
之需由是縉紳流聞嘖嘖稱美　篁墩文集
○趙氏出宋宗室系歸于謝生一男甫晬二女皆幼夫卒時年
二十有九有奪其志者氏聞之斷髮自誓因嘆曰彼所利者
財耳財不去禍終未殄迺盡舍以嫁夫之幼妹聞人有貧乏
及橋梁當葺治者因以給之數年貲亦衰外議始息氏七十
有三始卒嚴閨者少趙氏十歲初寡憐其少欲嫁之嚴泣曰
閨兒獨非人哉卒不去後趙氏十有七年卒人尤異之懷麓堂稿
○弘治癸丑歲貴州都勻清平之夷叛弗靖　詔平蠻將軍出
湖湘之師征之是歲冬師集貴州合鎮巡營壘落乍之地從
事于賊壘指揮使尤禮等若干人書姓名於一卷題曰南征
紀績指日而誓于神曰此非大丈夫分功之秋乎此不協心

心同力以殄寇盜根者有如此日平志既諧乃受大將軍設
旗以進薄其巢穴數與賊戰奮其謀勇无不一當百者由是
擒其寨若干俘馘其黨若干獲其軍实而还其所掠人畜若
干處烟雨清居民安堵奏捷于朝
天子嘉悅班爵賜賚有差

○高麗能與一海內修復先王之礼律明嫡庶正良賤同姓不
仳偶異姓不相繼武弁之承文秩之預必上啇狀論其世而
後定一宗法之所推也百余年来寓中又安而戶之為梁士
也久矣故老遺黎之子孫休養生息日益以昌誦詩讀書出
為世用若李公祖孫獲保其先緒而衍其文献之傳伊誰之
力歟

○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內南島有輸米其國而覆舟于海者夷
賴得救半无死随漂抵依君都海中地名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

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粮館伴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
國米盡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　部差通事二人送之仍
勑彼國王憫其情毋華斂罰我
天朝抚存異類恩一至此其致四夷之賓服也固宜　余冬
○弘治乙卯吏部尚書缺乖推立部尚書馬文昇都御史屠滽
及三侍郎堪補文昇自以部次年勞當得之不意竟歸于滽
文昇意不平賦一近体云朝退凭欄一黯然徒將心事訴蒼
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髮无心着錦鞭天上浮雲偏掩蔽地
中陰氣已凝堅云云滽既得吏部當班於文升之上固辭居
下及當
廷試讀卷又恐居文升之前即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謂
正統中王抑菴以礼部侍郎歷冢宰即位胡宗伯之上亦不聞
讓旧長官今滽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何違制

齋序若是哉　瑣綴録

○予覩問刑條例蓋弘治中尚書白昂等所定擬
朝廷初亦慎重　詔諭詳審至于再三然諸大臣刑名欠精不
无窒碍如殺一牛罪已罰十行之數月边將
奏稱軍需鉄甲之類作禁过亟人莫敢殺皮骨筋角无処可買
朝廷悔而難改乃諭東廠官校莫加刺訪又立後一條許寡婦
立其所愛之人不思世之嫠婦貞節者少若許立所愛之人
則其所愛莫奸夫以例立之誰復能禁此誨長奸之大不可
也此益見
祖宗之法不可少更更則弊　同上

○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朔食前司礼太監韋泰馳至閣亟
呼曰宣四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臣東陽臣廷亟具
衣冠至文華殿叩頭畢

上曰近前於是臣叩御榻前司礼諸太監皆環跪於案側
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臣溥臣健則置朱硯朱筆授臣
數幅於臣東陽臣迁每一本
上曰与先生輩計較臣溥輩看罷相与議定批詞以次陳奏俟
名乃録於稿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
宸翰清逸略無疑滞有山西巡撫官本
上顧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臣溥等対曰此事輕副總
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以三人可也
上曰然边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礼部本擬一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还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因
取本閲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臣健奏曰此本
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一看下去也是閒就此商量豈不好皆
應曰諾
上指余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乃皆叩
頭退　上復顧左右曰喫茶出文華門尚膳監官捧茶以俟
韋太監喜茶已具蓋特出急召未有宿办也自天順至今四
十年
先帝及　今上之初間嘗召內閣不過二三語是日經筵罷有
此召因得以窺　天質之明睿　廟筭之周詳
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如此且自是若將以為常故謹書
以識其始云　燕对録
○弘治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求之戊
午歲建毓秀亭於万歲山上既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瘡不
医莫效廣欽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宮災

有詔停建年月不利犯坐煞沖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功動土致此災禍

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訃聞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

宅搜得一帙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ム送黃米幾百石

ム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万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

即銀因悟贓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

与名者惶懼危甚各自起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會者凡十

三人月下見轎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轎事雖得寢而納賄

者之名一一盡傳於朝野醜顏惟甚久而亦安然无復羞媿

矣賴 上英明終漸去了 瑣綴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竟有被傷者

大司鈞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泰閒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獸之為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礼部毀焉或問孟春此於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嘗記宋人記紹興己酉秋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緡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余冬

○弘治戊午冬十一月朔礼部言安南國王死其陪臣表請封其嗣王按故實宜得侍從舊臣一人充正使事聞

上以命大工梁公叔厚特　詔兼翰林侍講賜一品服　篁墩集

○十三年六月　召至平臺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留臣健等請

上裁決　上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　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

惠安伯張偉皆然王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
曰如何臣健等皆應曰　聖覽極當皆撥旨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何如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
臣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
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臣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
臣東陽曰兒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兼管神机營臣東陽曰譚祐掌神机營久但係伯
爵若得溥同營即當為副溥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管五
軍營名在張懋次而令張偉副祐似於事体稍便
上從之即令撰手勅稿是日司礼惟諸太監在侍余无一人在
左右者於是扶安李璋李小紅卓具朱筆硯臣東陽錄稿以
進　上親書手勅成付司礼監官官臣東陽復奏曰今边方

多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已召兵部尚書馬文昇等侯于左順門候勅行之燕对録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人漂蕩至彼桀驁多智数乆之為寨主椎視諸苗有养子阿剌膂力絶倫能披三重甲持二丈鎗兩端著力過数百户与敵刺以鎗点地躍而起躰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若一二丈川澗踰越之如溝浍耳二人謀勇相挾由是横行夷落推為渠魁覌諸酋之附近而稍弱者歳以畜産分給而陰征其入既得苗夷之利又誘調我之商民経其地者擄掠他酋令邀劫掠官司差捷步往探訪健步必詣溪請討溪乃要我貢賄則為剿之健步帰報官司從之溪乃以素不睦者之酋逐而懼者指為賊導官軍往擒捕於是遠酋畏憚亦服從之其後与我官司益狎侮凡有事就令訪処不復開論之矣三堂之宜廉者皆有歳賂溪

益貪恃為惡滋甚每交[illegible]前使鈴閉以收鰍蚪之利縱[illegible]

数次扎志小則規為土寇大尤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

而交受其害歲丙寅吾郡孔公為都憲受

命鎮巡貴州初至尚未知之徃〻見報ム地被賊刼殺官兵ム

地刼殺民商公問何以処之上下皆謂須属之阿溪當治ム

言清平為指揮使司諸上官宜慰并乃命官皆貴且帀何以

不能治軍吏借一寨主力羈縻之徒耶心固疑之漸詢諸人

人以溪凶横且私於監軍總師言之恐无益得禍多不吐[illegible]

公諏咨轉力乃得前扇乱諸状謀欲除之因佯扣監軍總師

并皆廻護之公益信其私黨知不可与共事且务决去之乃

命復自往清平取沮之公不听独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

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称疾不莅事公召而礼之因廣扣

時事適有言而不及溪公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尔

乃不言何也通不荅往復數四竟默然公曰吾所以冀待而
以為爾亦大事非輩行某今尔何以酬我通曰言之而公事
且亦則一方受福而異亦有益否則公独巳耳吾家亦赤乃
當屬何公吹言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枝公問溪
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彼独籍王指揮陳總旗二
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公曰吾自能之通謝去公
候旬朔郡將校恭揖將弓挌栗曰今急鈌一巡捕官若某恐
角前吾自擇之乃徑衔王曰可矣独留之乘出王前公謂之
曰汝何以与賊通王驚諱之公曰阿溪歲賂三堂誰之通我
巳備知而尚諱那王悚懼不敢言公曰吾今貰汝罪推心用
汝必取溪自贖仍被濃賞或弍或債則重辟不免汝矣王
叩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刺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公曰
然則事遂巳乎王曰當更得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公

公問誰王曰无如陳総旗公曰諾吾今授汝檄令奔諜勇之
士所部兵来有事指揮汝則從令陳与俱來王受令去少
之偕陳入見公初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諱辭亦若王奚頃王
王曰勿諱為吾与若事公已悉知之第當用力以報公陳亦
言其难状公曰尔并弟誘之出乃計令以一人牽牛在野陳
入寨討誘令出观而随遣王率勁卒伏午房伺出擒之且刻
其期遣他兵来援又預檄近溪々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
之設定陳受教去見溪々曰何久不来陳曰新都堂至故不
能来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无能為耳溪曰聞在廣辦捉
賊何謂无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姑徐
徐何以還舍重貨溪留陳食縱談則及牛事陳曰適見道中
牛来審較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優劣未可决也溪曰审
有是乎審亦我當罪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

曰我去觀之陳佯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〻〻因頭剃令俱
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小玉豈敢去乎剃怒曰何都堂能阻
阿剃足耶因即座以鷄卜不吉溪言吾夜夢大網恐不利出
陳曰夢網得魚牛必羈王矣溪剃乃与陳刻木即俱起三騎
聯而出至其地視牛盻尔溪謔樂命酒飲忽报巡捕官至陳
曰王知之乎王指揮也盍往訪之溪曰何彼來可陳曰豈有
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
見刀以為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力留坐因
戲謂溪剃新上司按臨至境何不夙迎待此來何為溪剃猶
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賊乎吾豈不能执汝溪剃猶笑傲
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捉剃〻徒手搏傷數十人竟就擒并溪
榮之時援兵至正无失期諸寨兵亦集共圍之公又夙造二
檻車隨王令一得溪剃即囚之從間道赴貴州死經清平恐其

當黜之也是之一如公命解至三司覆問之論死公病問死[illegible]

許某某請請死刺語人曰吾不畏千万人独畏一孔公耳然

亦不知其掄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為解救公言吾不究若事

猶肤解于溪刺死溪有二子風都勻公又勅都勻官司径擒

之悉殪焉　野記

○河南洛陽刘健自官翰林究心理学不事華藻立心亦端正

自徐溥去後專代言之任一以公平為主外无甞與李東陽

同時在閣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私植朋黨健処之若不知

誠可謂君子人矣惟処程敏政一事論者以健為報復私怨

敏政与東陽斉名甞見健所作詩謂人曰不知刘先生不会

作詩人以為因是怨敏政為会試主考人有言其賣題者及

揭暁同考給事中林廷玉上言敏政賣題雖未發露而可疑

者七遂捕挙人徐姓及敏政下獄命多官廷鞫徐姓者無未

取中官以二幣贐敏政受坐是落職蓋敏政罪既在可疑及
翰林官嘗為座主受門生饋遺亦係常事而独廷鞫敏政坐
以贓罪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也　双溪杂記

○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大行聖慈仁寿皇太后喪

上御西角門朝退遣内官召大学士刘健李東陽謝迁至内門
扉遂闔　上帶翼善冠素服腰麻絰御煖閣素幄起立床前
左右皆屏不敢近臣健等叩頭畢致詞奉慰

上頷謂曰先生輩来臣健等皆至幄内

上曰為陵廟事与先生輩商量臣健等仰奏曰昨蒙遣太監扶
安示諭

孝荘睿皇后葬不合礼欲為釐正此盛德事臣等仰見
皇上至孝出前古不勝忻慕　上袖出

裕陵圖一帋指示陵門內有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者為
英宗皇堂壙其右壙而中有道可通往來其一東行北轉而至
者為　孝莊玄堂相去可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臣
東陽奏曰此事臣等不知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都是內官做的勾當又曰內官有幾个
識道理的昨見成化年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
為国如此臣健臣廷对曰
英宗皇帝曾有遺命錢后与我合葬大學士李賢記在閣下
上曰既有遺命當時奈何違之臣東陽对曰臣等當時嘗有別
議故委曲至此恐非　先帝本意
上曰先帝亦甚不得已耳臣健等奏曰誠如
聖諭但今日斷自　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无不痛快垂
之史策万世有光矣

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不以為然臣廷对曰陰陽拘忌之說不足信　上曰朕亦折之矣今日開壙合葬不為動風水乎　皇堂不通則天地否塞因以爲喻曰若如此通〻則風氣流行恶得言動惟一点誠心為之料亦害東陽賛曰

皇上一念孝誠可以格天吉无不利臣健等皆力賛

皇上所見高出尋常萬〻願勿復疑

上曰此事不难若祔廟之礼尤所當講臣健等奏曰先年奏請已定　憲懿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於睿配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実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礼臣廷对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宋事亦不足法臣東陽对曰

皇上嘗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之禮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
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
人之私情耳乃 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
朕壞起恐後來遂亂無紀極耳且奉 天之祭先生輩尚不知
英宗 皇祖止設一座每祭飯一分匙一張而已臣健等嘗卒
不解 上意但應曰唯唯退思之蓋止容二分而 孝莊尚
未配食也 上又曰孝穆皇太后朕生身母尊稱為
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低窄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皇於後歲時祭享一如
太廟不敢少缺臣健等皆未敢應 聖意蓋謂今
皇后千秋後也臣東陽昔白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知难処行之則呈有不安不行則違　先帝意又違
羣臣大会議此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尤重耳臣東陽対曰願
聖見主張得出臣等方不奉行　上曰朕亦难於降旨先生輩直
是朕心腹大臣好為処置臣健等対曰須下礼部会多官議
之　上曰雖多官議不敢主張仍須先生輩為之耳臣健等
同容臣等計議上聞　上曰先生輩辛苦且回去办事是日
上称心腹心者三呼先生以十数臣健等感激称謝皆叩頭起
上前下板階顧内臣啓扉立送而出時尊論議已進奉
旨未上几進臣健等乃具題不称旨時
先帝遇天下难処之事羣臣為委曲将順之詞或者不能无疑
之　勅礼部会集多官拜加詳議次日朝退
上起立呼内閣臣健等至煖閣嘧前立問曰先生輩昨日作所

進令多官會議是幾个衙門臣健對曰即前日進諸議各

東陽歷對曰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及詹事府翰

林院言未畢

上遽曰有翰林院最好考據古今大典禮須用翰林院又曰有

科道乎皆對曰有

上又曰好少頃曰別无說話回去办事蓋是日專為翰林問也

自是每 召問必於退立時內閣未嘗呼名二十一日復召

上袖出會議本問曰此事如何健等對曰議得是臣東陽奏曰

未知 聖意如何

上曰先生輩如何說臣健等對曰是正古礼 上曰仍称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称為當

上曰如何批答臣廷對曰須說得委曲臣東陽曰要見是重事

上曰然 宗廟事重要見今後世世子孫崇奉不缺之意此本

隨文書下東陽曰臣等領去臣健亦云
上則以本授臣健復日送而出二十二日復　召
上御出奉先殿治指示曰此与　太廟寢殿制度一般常時祭
薦皆如此又指其廊間有門通西一區曰此
奉慈殿也曰為神庫在廊廡及井皆未動又指其東一區別為
一面南五間東西廊各五間曰此神廚也然于此建廟可乎
臣健等皆对曰此地最便臣東陽但未知寬窄如何
上曰寬窄有數因指其旁小字曰東西廿幾丈南北一十丈後
有墻匕之後為半屋　較之
奉慈殿區深不及八尺皆請曰墻可展否
上曰須展之其西偏有井亭亦須去之耳又曰欲迁
孝穆太后并祭于此如何臣健等皆对曰甚當再問再对
上曰位序如何臣健对曰

太皇太后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邪　石東陽曰
太皇太后居中乃可臣近奏曰會議本未知今日可出否臣東
陽曰外廷聽仰此本已數日
上曰正為廟地未定既定即出矣皆拜出如前二十五日
御批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議特是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恪奉永為定制於
是中外翕然稱為得体蓋自丁巳之召不奉召者已閱八年
龍顏溫霽
天語周詳視昔有加而明習国事洞察義理惓惓以
宗廟綱常為己任益非臣下所能涯涘矣後陵事竟不行欽天

監以爲歲殺在北方向不利內官監亦謂事干
英廟陵寢难以輕動而
聖意終不但已乃於
陵殿神座移
英廟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右云云　燕对録

孤樹裒談卷九

孤樹裒談卷之九

孝宗下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已許二千人入貢既而不來六月聞走回男子報虜有異謀內閣具揭帖臣東陽親書以進乞會同司禮監及兵部尚書照成化年例於左順門詳審時遷在告二十日

上朝退召臣健臣東陽至煖閣

上曰虜情譎詐今令大通事領走回人先生輩可密切詳審通事且勿使近前臣健等对曰其人若能通漢語則不須計通事　上曰然各邊關糧草須与刘大夏說用心整理臣東陽对曰昨日兵部奏請差官整理正為此臣健曰雖无此事亦當整理況有此声息尤當隄備

上曰然整理得亦是好事臣東陽对曰今边関兵糧實是空虛

不可不急為之備

上曰又着刘大夏用心整理臣健奏曰京营官軍亦須整点听

征　上曰然臣東陽对曰京营未可輕動亦不可不整理斉

備臣健奏曰京营揔兵須要得人

上曰往年如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章輩已退二三人矣今如

張懋亦可臣東陽对曰退者其當今總兵管营事固可領兵

則未知如何臣健曰須用曾経戦陳者

上曰未必要経戦陣但要謀畧耳臣東陽对曰

聖諭甚當有謀畧另経戦陣者須兼用乃可耳但京营官軍有

名無実初設團营時有十二萬今稍損过半前年選亦無一

万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数矣古之足食足兵今食不足兵

亦不足臣等毎思及此寝食不安　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

恤不可剥削臣東陽对曰誠然

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旣累身力又陪錢使用外衛輪班
皆过期不至正為耳此
上曰宣德以前軍工皆不做工内官監自有匠人云云此句[illegible]不去恐
東陽叩頭對曰
皇上明見 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不為工役今後工程無
乞減省不令軍士受累养其鋭氣庶緩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京營軍士都着刘大夏用心整理先生輩亦傳得
旨 可以朕意語之臣健等对曰諾東陽仍奏曰兵部不敢不
尽心若有擬議乞
皇上断而行之 上曰然又曰嚮上強賊十分猖獗可令刘大
夏設法擒捕北山又有稱靠山王者據險為惡
輦轂近地不可不除此患先生輩意嘗聞之乎臣東陽对曰亦
嘗聞之昨日兵部奏差京營指揮二人領官軍五百正為擒

上保然而一應併諸賊在其中矣

上曰須揀好軍好馬去方可了事皆應曰諾　上又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朕不得知臣健等皆應曰諾臣東陽又仰奏曰臣等有所聞見固不可不盡心陳說望惟

皇上斷而行之耳　上又曰然既而曰先生輩回去办事皆叩頭出於左順門會衙者回問孩子一人云在虜中聞有議者欲搶黃花鎮者謂京城也又三人云衆領衛須目阿見乞藥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小奏寄來似有引誘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二十四日臣健臣東陽臣遷議進禦虜事宜又以兵部奏差廷臣整理邊關撥軍欽之擬差侍郎顧佐往大同宣府郎中等官分往各關預為計処廿五日復召至煖閣上袖出所擬指顧佐名曰是嘗差幹事力量頗弱恐

不能了此臣健等对曰户部尚書秦紘行取尚未至左侍郎

王儼可用但見署印故只等擬差右侍郎惟

皇上裁擇 上曰王儼固好但掌印須留管家當顧佐亦不必

動凡有事二令商議乃得停當各衙門官先生輩知之可推

右才力者不必拘定戶部又曰各関可止用一人恐官多民

擾臣等対曰各関相隔甚遠非一人可了巡関御史亦是二人

須差郎中二人亦可耶

上曰然臣健等退擬晉右侍郎陳清刑部右侍郎李士実以進

二十七日 内批大同宣府差右副都御史刘仲宇各閲差

通政司叅議誠偉七月初四日復 召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本言虜賊勢重近又焼墩殺軍延綏奇兵

累調未至乞為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我边墩臺賊我

乃敢突掘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彼被者古何可言正當与

做去京軍已選所征一万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
行臣健等對曰
皇上每念亦予一言誠 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宜未輕
動 上屢申前論臣健等對曰大同亦曾請兵
上指其奏曰彼固云臣等拘于新例不敢上請天兵臣東陽對
曰用兵事須令兵部議處
上曰兵部所執新例亦不敢擅自開例請兵自 朝廷行之耳
臣東陽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内顧家當
上猶未擇臣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朵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
甚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
若彼声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失此須少待其定徐
議所向耳臣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東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
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可 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候當待報乃行免致臨期失措

皆對曰

聖慮甚當還擬通選京軍三万令兵部推選領軍官屆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後三日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乃言京軍不可輕出 上曰

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對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不能未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益大意與內閣議同

上納之師乃不出 燕對錄

○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楊敬等奏被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孝狀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綸村沿河水邊澡浴得一玉璽臣等亦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

壽疆吾八字背有螭紐其色洗白光彩异常厚一寸連紐二
寸方圓一尺四寸四分完全篆文明朗刻劃奇古殊无瑕玷
巡撫古都御史熊翀会驗此即歷代傳国玺也除玺該熊翀
差官齎進外謹具奏聞　野記

○十五日朝罷
上召內閣來臣健等隨至煖閣
上曰劉宇在大同佀用心近又慮潮河川难守欲行令鑿學
寳及以新製鉄子砲送与備用亦是為國可量与恩典以厲
人心皆奏曰未知
又奏曰何以與　上曰陞官亦难可以賞賜皆應曰諸臣迁曰
与　勅奨励亦可　上曰然鑿蛮製砲只是劉宇所奏今难休
賞其江陵閑亦皆用心防禦辛苦可併賞之皆应曰諸
上又曰遼東張天祥事亦是大獄今欲令明白臣迁対曰張天

祥已先矣

上曰天祥雖死張斌尚在坐死罪惟張洪訴究抑臣健等皆

曰此事御史奉奏法司会勘張洪訴本又該都察院覆奏令

巡按御史審勘矣

上袖出東廠緝事揭帖云已令人密訪其情如此當時御史王

敞臣止憑一指揮言誘殺情詞只一頭亦不曾親到彼處止

憑参政審奉等勘報事多不实今欲将一千人犯提解来京

令三法司錦衣衛於午門前会同方見端的皆对曰如此固

新 上以揭帖付臣健曰先生輩先去整理臣健等退且揖

云都察院本既已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批須待会勘至

日爾議十六日

上令太監陳寬等於 左順門傳

聖意令擬旨施行臣健等因極論此事衆所共知公論難掩傳

旨旣命於事体大不安竟爭不肯上且各有批办健等退再具
揭帖云臣等非敢固違但命已出今別无事由猝然改命恐
非 朝廷大公至正之体遼東不遠請仍待會勘至日施行
十七日朝退 上面召內閣兵部未至門上兵部選鎮撫司
押刑官跟臣健等入至煖閣
上盛氣曰張天祥事秘密來行先生輩所進揭帖祇臣等書
密進如何令書办官代寫臣健等皆叩頭曰東廠揭帖臣等
巳封定不曾令書办官見之
上曰閣下揭帖內乃有提解來京等語此事尚未行且欲解京
者正欲明白其事先生輩固以爲不可行何也臣健等對曰
臣等非敢阻解京但死故傳
旨 事体未便故欲少待會勘耳
上曰此事已兩番三次何謂非阻皆對曰此事已經法司勘問

皆公卿士大夫言足取信

上曰先生輩此言皆說不得此是密切令人到彼体訪得来誰敢顏也皆对曰此事干謗皆在彼処恐勞人動衆耳

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来若事不明自边将誰肯効死臣健等皆曰賞罰 朝廷大典正須明白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誠恐失边将心无以壓服天下臣等愚見无他正欲

皇上明賞罰耳 上曰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实情若果係撲殺會功啓釁豈可縱之若果有功被誣須為伸雪語久、 龍顏少霽曰須傳旨行之皆應而去十八日復召

上從容問曰昨因張天祥事先生輩言文武官不負朝廷亦不應如此說文官雖讀書明理亦似有不守法度者臣健等皆对曰臣等一時愚昧干冒 天威臣東陽曰臣等非敢謂其皆不負國但負国者亦少臣迁曰文官負國者臣等亦不敢

庇護必致倖.然与公

上笑曰亦非謂庇護但謂其皆能守法則不可耳因謂此事當如何發初欲傳旨先生盖謂別无事由倖然改命徐者慕疾意此亦未為徐也如是再皆應曰臣非謂都察院已批出无濫故事体安穩耳

上曰緝訪之事祖宗以来亦有旧規今令東廠具所緝事題本批行皆对曰不如舊 旨 上乃令擬 旨以進是日龙顔甚霽盖以昨日之命太嚴故後示寬慰如此 嶽对

○十月廿日 召至煖閣

上問吳舜王蓋之事蓋吏部都察院已沓考察察巷今當有処置臣健等請曰未知 聖意如何

上曰吳舜事情尤重可令為民王蓋冠帶閒住臣健等同奏曰

似太重

上曰吳舜事重際冠帶閒住更无处置臣健曰吳舜今冠帶閒住王蓋对品調外任是矣

上曰王蓋調外任亦可吳舜不謹自該閒住又查有許多事情着究竟到底决难輕貸今須令為民王蓋亦須閒住耳臣東陽对曰吳舜事縱查勘得实亦不过不謹恐亦止該閒住

上未許臣健曰王蓋似輕東陽曰王蓋乃秀才時事耳

上曰王蓋已考作不謹若止令調任难為考察衙門体面臣健曰大臣是朝廷腹心言臣是 朝廷耳目 上曰固然但憲綱明開不許風聞言事大明律風憲官犯罪加二等

祖宗舊制近來官糾劾大臣多有实亦須畧加懲治以警將來

臣東陽曰科道以言為職古人云言雖不當亦不加罪

皇上一向優容諫官未嘗輕易罪譴天下人称頌

聖德正在此
上自在平時或令后言事自優容之此是考察事体准但已取
終不許乃退復兩議王益以進竟從初命行之　同上
○司馬公為稽古録朱子稱其可備講筵夫是書奏於稽古言
先大於論治若進言而无要猶无進也司馬公嘗告其君仁
宗脩身治国之要及英宗時進歷年圖遂載之後序神宗即
位又以上聞且自言平生孝力所得尽在於是其稽古録時
陳治要蓋有在矣待御顧君在我
孝宗敬皇帝　朝進其所著稽古治要々有十目々有總論一
篇備典故凡十幾則而論斷其下特蒙
嘉諭留備硯覽弘治末年召見大臣訪求政理
聖德之降迹儕處夏劉謂非君此書二卷中所以俾助海丘者
乎此書援經證史融古通今大參廟猷詳及工度直為治之

要其君之子吏部主事出以示春因得彼其辞焉垂感司馬事与是類為跋于後而帰之　餘冬

○二十一日復名

上初出大同総兵官吳江本授臣促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似太重恐边将軽易啓妄殺之漸皆未敢准次項臣健等曰臨師用軍法自古如此两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軽許若命大将出師

勅書内方有軍法從事語各边総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從事從重処治如此方可臣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説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号令從此不行臣健亦力賛其説

上復申前論臣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得旨對敵尋常小敵或

偏裨出戰皆不許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據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塲若止答一是字亦不
為重外边但奏祠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為重耳
臣廷曰今遵
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
决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辭而退　燕对録
○八月二十五日　召至煖閣　上曰
孝莊睿皇后神牌昨已造完內臺擇在九月初四日奉安奉先
殿此係內事於外死行　裕陵神摘
英宗原在上、
孝莊在右當奉請　英宗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右欲傳　旨令欽天監擇日遣官行礼可

撰祝文臣東陽奏曰神廟向似已安訖
上曰尚未向以
孝莊當在左近有一門似未便乃令以靠壁稍後五尺今[illegible]
矣九月初一日復召　上曰初四日奉安
神牌須用仪註并　九廟祝文可寫來臣健等皆諾而退[illegible]
張天祥事後至此一再見
天顏始霽如故云　同上
〇十一日復召臣健奏曰謝遷有瘡疾註門籍
上曰吳一夫緣事被提可若一人代之皆應曰諸臣東陽奏曰
須再令兵部會推否
上曰邊關事急若下該部未免展轉數日只先生輩推二人或
經寫一人亦可因諭曰謝先生瘡疾可傳朕旨令善加調[illegible]
令便令良醫往看也臣健對曰亦不甚重臣東陽曰止是[illegible]

来日三日亦當出也

上問曰是何瘡疾臣健对曰亦不甚瘡因抓破作痛行於未便

耳　上曰癤瘡不害事亦須從容調理數日出来办事方妥

先生輩也皆叩頭謝是日朝退臣健等具以

聖意諭臣廷不援不移卧而遣醫矣　燕对録

○二十六日復

召叩頭畢臣東陽奏曰刘健今日肚腹不調不曾進来既叩揖

上曰昨先生輩題　神御臣東陽对曰已題說矣

上曰欽天監已擇九月初四日奉安可寫儀注来皆應曰諾

上又曰昨所言服色事須寫勑与鄭旺趙鑑緣旺原勑不曾該

載　此事故須特除一勑耳皆應曰諾

上曰昨奏内有玄色黑綠黑綠与青皆人間常用之服不必禁

之臣廷对曰乃玄色黑綠耳

上曰黑綠常服禁之亦難不須說及也皆叩頭而退　同上

○三十日召

上諭曰先生輩可做一旨意如今各边殺賊功次行巡按御史
查勘若有經累不肯奏報或至病故不沾恩命无以激勸人
心可斟量地方遠近定与限期若有过違令兵部参究臣健
等皆奏曰誠有此弊
上曰此恐是都察院行臣東陽对曰兵部咨都察院轉行御史
上曰然少頃又曰昨者會李荣表說日講時刘机講陳善閉邪
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皆应曰諾臣健曰昨
李荣又說以善道啓沃他匕字不足
上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无遠道理
皆是指上原有的不是纂出若不說尽也无進益且先生輩
与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臣健对曰臣等若不敢言

則其餘百官無敢言矣
上曰然臣廷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將盡心臣東陽曰今年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与他不必顧忌昨所講
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不若啓沃上更
好然不必深計也臣等復謝而出是日
天顔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　有所規望故特
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起去旧時諱忌之
習加以規諫未嘗以忤及聞此　諭益知
上意所向云　同上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臣東陽病起已踰月
上召至煖閣出數本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亓𤩽夫所奏

地方盜賊事須察鎮巡官臣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實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要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何处置臣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臣健對曰固然

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律此者非止一人臣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南山段損人命故人倫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來東陽曰好处俱多

上曰彼言張禋甲諂大臣要剄正有氣節若果有甲諂之行當退但亦无指實难迦退耳臣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无甚不好者須當留亦事耳臣健等奏曰臣

等每見畱者亦事之亦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矣否若賢云着亦事即係皆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曰然則先生輩意欵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旧亦事可耳　上曰然又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户錢鈔昨有指查洪武年錢緣何市不通使臣健等皆对曰此实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塩鈔舡鈔亦用旧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听其行用本朝通宝乃不可得行誠非道理臣迁对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对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曰今須嚴禁臣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尽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臣迁曰昨令查巳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臣健等因奏曰今日諸不充府縣无畜边儲空乏之行價
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余若屯田茶
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塩法尤重今已
壊矣各边開中徒有其名商人无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曰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奏討亦是
亦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
帶十分商人无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　王府奏討亦壊塩法
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往日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与皆对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与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聞国初
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私販茶不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總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前後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
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漸壞理臣迂革貧可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
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雜支全充實用戶
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
外稱慶知　上意勵精圖治如此是日
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明
日十六日　召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稱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
則例又擅革撥過夫役若干陸稱為御史柰何寄人私書於
理不當且夫役係是明制何得擅減臣東陽奏曰觀奏詞恐
所寄即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旨皆不敢[illegible][illegible]健对曰均係事亦須御史所管

上曰何為不奏臣俾奏[illegible]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月陞除已是然今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虛

曰諾　上又出一本曰此戶部覆奏處流民本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考滿以須会吏部戶部安得自推臣健对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係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职推本人才乃其職掌若使会推他日不稱亦无后詞臣健東陽皆对曰何鑑誠是好官駄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臣健曰然則通令吏部会議

上曰処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会吏部惟所推官員須会吏部耳皆諾而出者時

上既明習国事論議層出或累数十句臣下欽尽三語至死間

可出或不覓其辞而退亡而尋繹所受亦不能悉記也誤事要之 召訖于是日不越月而大漸之命至矣嗚呼痛哉嗚

○弘治十八年五月開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礼監太監戴义出左掖門宣內閣臣東陽先生頃之趣者六七次臣健臣迁継至乃同入趣者道相屬入乾清宮右門內由暖閣殿入東戶轉西南又入戶北行行数步穿重幔上仙橋又数步見 御榻

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臣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來於是直叩頭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与先生每相見時少

上玉色發赤大聲盛氣臣健等對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

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御藥房太監張瑜取金盂進水以
絹拭舌勸　上進藥不答瑜曰再進此一服即無事矣
又曰朕為　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辛
心我知道因執臣健手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　月　日成婚至弘
治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
社稷事重可急令禮部奏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監陳寬李
榮肖敬等以次跪至皆羅榻外跪　上曰授遺旨扶安李璋
奉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
樂先生每勸他出來讀些書輔導他做箇好人臣健等皆叩
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
上復加慰諭而退是日雖倉卒　天語詳備累數百言不能悉
記而其重且大者如此臣健等出至後左門調旨傳禮部行

之戴義炎出東角而入越一久而 龍馭上賓矣追念
先皇帝簡任眷遇之恩顧托委付之意誠古帝王所不及俯仰
之間已如隔世叩頭籲天死所逮及可勝痛哉 同上

○弘治十八年八月 日講畢出至文華門
上遣司礼監官召臣健等俟至煖閣問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
瓚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長蘆鹽一万二千引戶部止
与六千引半与價銀今可全与臣健等同奏曰鹽六千引又
与半價自足用 上曰既与半價何不全与之鹽行臣健等对
曰戶部亦只樽節用度耳 上曰該部既要節用何不留此
半所却將鹽引與之听其变賣豈不兩便臣健等对曰價良
有限不若鹽引之費為多 上曰何故臣東陽对曰鹽引有
夾帶且如有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滞官鹽不
行 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為遠慮

上曰若有此等事發　朝廷自有正法處治他臣東陽對曰此
輩若得明旨便於舡上張掛黃旗書寫　欽賜皇鹽字樣勢
焰烜赫州縣驛遞官吏稍有答應不到便行綑打只得隱忍
承受鹽商灶戶雖喫虧到底不敢声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
臣健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个內官壞
事譬如十个人也只有三四个好人便有六七个壞事的人
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
上復謂此事务要全行臣健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因叩頭
出殿中司礼監追逹　聖意亦答云已奏过再去計較監官
遞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臣健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請
止從前明日內批出止与鹽六千引如戶部議云　同上
○孝宗晚年厲精圖治召見大臣商確政事有大獄
御午門面鞫總攬權綱不死罪赦及大漸見刘健李東陽謝遷

二人至
乾清宫正寢受顧命天下頌之
○進士松江張鼒言于余曰鼒未第時嘗夢中有人言若登第在狀元前竟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喜殆无科名之望矣及丁未会試名在十五鉛山費宏十六是科宏狀元及第計得夢時宏尚未生也居甫字子畏少有逸才發解應天第一横罹語坐廢自号至閩詣九仙祈夢七有人示以中吕二字帰以問余曰何謂也余亦莫知其所指一日过余于山中壁間偶揭東坡滿庭芳下有中吕字子畏驚曰此余夢中所见也試誦之有百年彊半來日苦无多之句默然後卒年五十三果應百年彊半之語 長語

附録

○孝廟首登大寶明 日當朔朔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公鼐惀侍庶吉士鄒公智孫造其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言下既指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言以奏对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幾會也及王公恕徵聘至京智又造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々者且老先生勿受官既先請且以時政之不便者歷々陳于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既再死可見之時矣二公善其言而莫能用識者訊之　近代名臣録

○初丁未星変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万安刘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会己酉言事者誣知

州刘槩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嫉智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余殘喘神色自若无所屈撓供詞畧云智与今湯鼐等未往相会或論經莚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奏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无賑濟之策或論边境空虛无儲蓄之畧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迁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其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高夢中不識身猶係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尽披肝胆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死一事孤臣万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　同上

○刘忠宣公大夏初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献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兵數公故匿其籍使者旁午吏数被捶若

非聞者洪徐以利害白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遂寢朝鮮
使者為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者下
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歷廣寧過前
屯而後入山海迂迴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
從又北虜數寇雲中遣師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戍守无虛日
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輙行々之輙效時右
侍郎缺中官欲有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與一往見公巽詞
謝之然抵促迫不已乃自求尋出為福建參政初公郎中秩
滿三載朝中諸老皆欲以太僕處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
郎中轉京官閒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
平輙曰使我做時么事當如何行么事當如何嚴今幸登朝
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參議官階

崇重何為而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後為大司馬昌嘗言今日所以至此得繇政布政之力也　同上

○弘治丁巳北边倉場粮草告乏刘忠宣公以户侍簡命經歷瀕行周司徒經謂公曰边上粮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营公素不与此輩合行此行所謂剛取禍矣公曰處天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公至召边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粮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内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納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余蓋往時倉買法有來告粮百千石草千万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争相為市乃轉買边上軍民粮草陸續運至自此法立粮草之家自往告报中貴家人即欲收余无处可得買也边上軍民云自公改市法行倉場有余

積私家有余財三十年前僅此耳

孝宗朝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時部内事為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公对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為監戒

上曰卿与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显行是亦前代墨勅斜封之弊也

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内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称善久之公平生不以势位自居為参政布政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曳事有疑难心未明者不以公文显行雖於屬官亦且手簡直述其事帋末必書名如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无大小无不尽心竭力冀有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势要貪婪軍民有不得其所者公必蹙額不

樂於公所得爲者一一思以濟之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憂
民如有病見容似死竊公足以當之矣　同上

○鈞陽馬公嘗因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无
所出惟蘇松折糧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國用足
詔下廷議倪文毅公岳因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
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
不果增又雲南思縣稱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今外民疲
財困災異迭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
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无示弱于天下乎使思叠
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
遣滇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之之不服之之再議之用兵未晚也
於是衆皆從之

○大同缺馬時端肅馬公在兵部請給折糧銀端之且戒省糧

官毋得沮格既得[illegible]部尚書周文端公経言粮馬各有
戦不宜侵奪且引[illegible]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illegible]詞甚激
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又請京宮災方議建修兵部欲
調山東民夫七千余人公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
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雇役為之外戚有河間賜地数百頃
欲併其傍近民田千余頃得之且立畝加税銀二分公言河
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没即欲
加税将貽无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税二分而此独加税
人將謂　朝廷待外戚与宗親異矣又聞　憲宗妃家亦有
私田与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无以為業又将謂　朝廷待
之与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献為
東宮庄者　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貴倖有所陳請公一裁
以法皆歛不得肆　同上

○丘文莊公濬弱冠時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爲能改于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仕可也耆儒碩師初見論駁之已而大服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嘗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實其不軌之罪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乎以爲然初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劾其尤不職者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之人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從之　同上

○都督同知王公信字君實所部都指揮劉斌張金智勇過人公薦之于　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必剛直豈肯低首奔走媚

求若不曲加延訪[illegible]察[illegible]隱志士沉隱任用何能責受益
歷大邦不營私趨[illegible]曰倚定以久死之後不以移累子孫者
我所遺也初擬分土地者皆為子孫奏官公但力讀出自力无
他求劉忠宣公嘗云予在本兵毋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寔君
人那討得來　同上

孤樹裒談卷之九　終